

文學教授凌逾為潘國靈最新小說集《靜人活物》寫的短評題為「睿思才慧巧筆墨」，你將這七字揣在心，讀完整本書，才品出其精準。睿、思、才、慧、巧，用以形容潘國靈的人同文字，再貼切不過。

書展一年一度例行公事，待到喧嘩熱鬧散盡，原來今年真正出自本土的純文學書寫，只得潘國靈一人。（當然年度作家要另計）。他的第五本小說集《靜人活物》和首本全詩集《無有紀年》低調問世，卻都是極可觀的作品。

這個時代很吵，但他其實是靜的，有小說作者獨有的敏感怕生、像家貓，日常為人隨和，但一旦進入文字的世界便是完美主義者。秉持文學追求的作家今時今日算是稀有生物，我們便不妨藉四個關鍵詞去探究「書寫生物」潘國靈的文學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 書寫者的屬性

不同類型作家，寫作路向各異，屬性也截然不同。而以文學創作為追求的作家，始終是具有靈性的。在寫作中，他們看待這世界的角度有時顛倒，不是像啦啦隊那樣歌頌世界，而往往必須直面人生黑暗面——譬如人們避而不及的憂鬱、病症……用潘國靈的話說：「文學其中的一種特性是不避。」繞不開那些罪惡、愧疚、甚至歷史創傷的題材。文學的力量又可以很大，力度過後，延宕自身。「所以怎樣變回到日常生活，有時是難的。」其中張力，他不敢說自己平衡到最好，但歷經長期的寫作過程，也算能游刃。

從根本上，潘國靈認為這是個人屬性的問題。「譬如有的作家本身不是沉鬱型，就很樂天，但也會有卡夫卡、Sylvia Plath、甚至梵高這類很敏感的創作者。」敏感到某個地步，既是藝術的天賦饋贈，又必須承受其中煎熬。

他在書展題為《「書寫的人」是甚麼生物？》的演講中精心召喚了一系列「書寫者」的形象，並分別以象徵性的空間作出闡釋。囚徒、修行者、病人、沉思者——從洞穴到修道院到療養院再到寫作的backstage，儼然一場心路歷程。潘國靈坦言，其中的所有形象與空間自己已全部經歷。自1997年正式發表小說至今，與其說已變得成熟，不如說他在不斷向更深處走。「穿過死暗幽谷，才能得到寫作的幸福快樂。」初涉寫作時不會嘗到的快樂。

相對於詩人結社朗誦的「群聚」，小說作家顯得孤僻、孤立些。但儘管小說需要運用虛構，潘國靈的文字卻又非常真，他是不懂得在文字裡說謊的人，不懂文過飾非，沒辦法作狀一種情感或狀態又或世界觀與文學觀——那並不是reality意義上的真，但他面對的「真實」是文學。

# 「書寫生物」潘國靈

## 文學的靈性與追求



## 《靜人活物》

有些作家集結短篇是純粹意義的collection，但潘國靈的短篇小說集，通常是階段性尋覓一個他希望找到的世界。從《病忘書》中對社會性病症的探討，到《失落園》更為個人的寓言與情境，他希望每一本都不只是結果，更各具特色，因而他的短篇集一定有個主題概念。

最新這本《靜人活物》，全部以「物件」為主。他在想：「我們人的障礙已惟有物做中介，以物化為歸宿。」於是有了《石頭的隱喻》——母親、兒子、兒子的女友，此間溝通充滿隱喻；又譬如《俄羅斯套娃》，已經失戀的男子用物件睹物思人——但按作者的話說：「那又是一段旅程，一場東北之旅，但它背後講的是民間傳說和男子自己的故事。」形式與內容結合得傳神，於是讀到結尾，「終於去到漢河，去到北極村，去到天邊星宿，消失如無形，如同所有的思念故事」。句子割傷，卻亮麗至極。

人們用物件轉移精神，而「物」在文學上也易於發揮「陌生化」意義——原來竟能這樣書寫石頭、套娃……潘國靈用了一set「物」的意象作寓言手法，去講人性、講「存在」與「隱蔽」。

這一輯短篇作品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其中許多角色都是「作家」或「書寫者」，最直白的隱喻莫過於《不動人偶》裡表演者自問：「表演藝人沒有觀眾還是表演藝人嗎？」

那麼作家沒有讀者還是作家嗎？



表演者就是書寫者。「作家都想有人互動，但他只能和一個櫥窗公仔互動，其實很悲哀，也有點反諷色彩。而最後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公仔——進入商品的世界，展覽自己，才會有人再望他。」

因已寫了六年多的長篇是以「作家」為主角，所以潘國靈近年都較關注「作家們」的主題，也所以這本新作中有這麼多「書寫的人」。他說：「我看了很多以作家為主角的作品，寫『作家』也是想透過作家看這個時代。為甚麼這個時代好像與文學越來越遙遠？」

「近年香港年輕人好像也開始思考起文化的價值，甚至even政治訴求，這方面我也覺得好，但又時常會想，那種能量可不可以轉化到閱讀呢？就譬如書展很多有意義的活動，一輪活動能量很高，但能不能真的引導人們靜心閱讀呢？」

大概在這時代仍然是艱難。



教性、及西方那種「上帝缺席」後的存在性質疑。潘國靈說：「我自己希望一方面寫城市的實質生活，但另一方面不要只停留在社會層面，而要有『存在』的高度。」因他相信，文學始終應具有這種高度。

## 「長篇」夾縫中生存

小說集出到了第五本，不免讓人更期待他的長篇。其實已開筆六年多，寫了幾萬字，很多碎片很多文稿，也有很多寫完不满意的片段直接進了垃圾桶。「長篇和短篇有個分別，短篇除了形式多變，也更有可能靠爆炸力去盡量接近完美。但長篇很難達到完美，就算很好的作品，仍有可能其中某一章某一段寫得不夠好。」

香港不再是《酒徒》裡那個報紙同文學不分家的年代，報紙早已不登長篇。按潘國靈的話說：「現在寫長篇的人，全靠自己在工作生活之外，還要有那口氣去寫。譬如現在放暑假，但當我剛剛pick up自己幾個月前寫的內容，又到9月開學，那股氣會被打斷。」但他仍會繼續堅持並希冀一兩年後長篇能夠完成——香港文學也正是從夾縫中這樣生長開花。

## 寫作的「後台」

寫作既為一門藝術，作家是否和表演藝術家一樣擁有後台（backstage）？

潘國靈認為：「寫作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後台差不多沒有表演性。」不似舞者或樂團擁有盛大backstage，作家的「後台」並沒東西可看——只是像羅丹那具《沉思者》塑像般膠著原地。「愈寫愈沉入其中，進入那個狀態。」

「寫作的困難，尤其在這個年代，是怎樣長期承受這樣一種狀態？但不承受又寫出好的文學作品。」文學不是緊貼潮流脈搏。潘國靈指出：「文學有一點背向世界的特質——你不能那麼參與世界。所以甚至有人說，文學家是慢半拍的人。他不是故意慢半拍，而是要有個距離。」不會在風口浪尖上多插一嘴，而是留待事件結束後再去書寫當日現場。「文學和這個時代的距離是很微妙的。」

但它有極大的封閉性，但封閉到盡，又要找到通向外在世界的通道——如果沒有那條通道，可能就被封死了。」

因而潘國靈擅寫城市生活，卻不是高純粹消費主義，他在書寫中留有距離。他說自己「一直都不想純粹寫城市，因為早年受西方存在主義影響，所以很多看我小說的人雖然看到我寫的是城市（我一定不懂寫農村啦），但往往會看到裡面有對存在意義乃至虛無的探求。」這種創作風格，與內地的當代文學有鮮明差別——內地作家寫城市很寫現實，但絕少觸及宗

「寫詩於我是極之純粹的東西，不強求，不斧鑿，我只守候它現身的時刻，不相約，但相遇，於街角，於書桌，於任何的空間照見；如閃電，如雷擊，如從天上灑下的一場驟雨。」

## 土星者言

讓嘴巴拉上拉鍊我不想說話  
你問我住在哪裡  
我告訴你在Tartarus  
我憂鬱地棲居著  
你問我這是甚麼地方  
我告訴你這是因禁泰坦族之  
陰間之地其中包括Saturn  
我被罩在土星的光環下

西醫說是血色素失衡  
中醫說是肝鬱  
希波克拉底說是黑胆汁過盛  
波特萊爾直指脾臟  
是的肝膽相照脾胃相連  
無怪乎不快樂的時候  
遺缺的常常是胃部  
胃酸過多胃症胃氣脹胃出血  
那跟心有關係嗎  
何以我們常常說心痛心傷心悵  
到底是腸是肝是膽是脾是胃是心  
還是整個身體  
你已經無從區別  
所有東西連在一起  
嘔吐原是身體的翻背倒置

悲哀與虛無之間，你選擇何者？  
福克納呀福克納，我可以不選擇嗎  
To be or not to be  
莎士比亞呀莎士比亞，我可以不選擇嗎  
這分明是蕭索呀  
哀問的天使  
到天明就變了魔鬼  
連快樂我都不敢碰觸  
濟慈不就說過：  
「隱蔽的『憂鬱』原在快樂底殿堂中設有神壇」嗎？  
哎  
2008.3.23紐約

（選自《無有紀年：逸逸詩集（1994-2013）》，內收入潘國靈1994-2013年百餘首詩作）

## Ideal Reader

倘若作家心目中沒有對ideal reader的期許，便不會有《不動人偶》中的悲哀反諷吧？

但對潘國靈來說，文學始終是「如果寫出來，屬於某類讀者，他們自然就會喜歡。不需要迎合。」

他所形容的ideal reader，其實是仍會真正喜歡文學的人。「現在很多東西令文學變得艱難，譬如生活急促，大家又習慣了對着熒光幕——看地鐵裡就很明顯，沒多少人在看書。但我想仍然有一班人可以進入到文學那種狀態。」

去年他應內地媒體之邀去廣州做talk時便專門起了個題目為《這年頭，誰在乎小說？》

「因為文學不是讓你突然增長知識，而是邀你進入一個很深的旅程。所以如果講求功利閱讀，不如去看很實在的工具書，而且文學是difficult reading。但我仍然相信有文學的讀者。」因緣巧合下，他更認識了一些自己的讀者。其中有的，細心到連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到了結集時刪減一句都能眼尖看出。

包括為《靜人活物》寫短評的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凌逾，原來早在結識潘國靈之前，就已叫自己的研究生去研究他的作品，並寫成幾萬字論文，更為他多年的創作理出一個系統。所以如今潘國靈反而認為，geographical意義上的讀者意義已不大——讀者的邊緣可能已遷移。

再宏觀去看，「香港文學可不可以都屬於華文文學的一部份呢？」

書寫者書寫之本身，便是在詢喚ideal reader的雋永儀式。而近兩年潘國靈許多作品更被台灣或內地出版社出版，《靜人活物》亦由台灣聯經出版，跨越出版的地域之隔，可謂另一種尋求ideal reader的方式。

實際上，這位深愛文學的書寫者思考的，始終是「文學讀者究竟在哪裡？」

